

馬漢姆教授



夫力特里西·烏爾夫著

洪爲濟 陳非璜 合譯

新 路 出 版 社

馬漢姆教授

——西歐德模克拉西的悲劇——

夫力特里西·烏爾夫著
洪為濟·陳非璜合譯

馬漢姆教授

1936, 7, 30 初版

I—1000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譯者 洪爲濟 陳非璜

發行人 陳文和

上海亞爾培路二二一號

發行所 新路出版社

登場人物

馬漢姆

公立外科病院院長（猶太人）

卡爾真

同院首席醫師

西爾修

第一助手（猶太人）

海爾巴哈

第二助手（國社黨黨員）

英琪·羅芙

學習女醫師（國社黨黨員）

海特維琪

看護婦

其蒙

看護生（猶太人）

采德爾

奴衣哀斯·普拉特報編輯主任

浮蘿·羅芙

英琪的母親，小商人

愛倫·馬漢姆

馬漢姆夫人

勞夫

馬漢姆的兒子

蘿特

馬漢姆的女兒

其他醫院的看護，S A（突擊隊、希特勒的親兵）等人。

(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國選舉大總統之前，馬漢姆外科醫院的手術準備室。病人運送車數架，向台右手術室運送。女醫英琪、羅美與看護婦海特伊琪由台左登場。)

英琪 不成，時間沒有了。

看護婦 怎麼地，她也不回去……

英琪 「老頭兒」再過二十分鐘就要來了。到那時候，要是手術室還沒整頓好……

看護婦 再等五分鐘是不要緊的。你媽在那兒很悲傷呢！(看護婦從消毒筒中取

出消毒器具在安排着的時候，英琪急急地向舞台左下。不一會便同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走了回來。那是她的母親，浮羅·羅夫，她穿的過了時的，穿舊了的上衣。)

英琪 媽，請你快點兒！

羅夫 快一點兒，快一點兒，什麼時候都是這麼說。

英琪 不過，媽！今天早上我要辦公呢！

羅夫

(生氣地) 爹媽省吃儉用地供給你進學校念書。俗語說得好：「養兒防

老」……

英琪

媽，是要錢用嗎？

羅夫

哼！快好預備棺材啦……(坐在矮圓椅子上嗚嗚咽咽地哭起來)

英琪

(沒有辦法) 媽！爲什麼要這樣呢？

羅夫

(驕地站起來) 被人家攆了出來，哪一個能夠忍受呢？三十年來住的家。

三十年來靠着規矩矩地做買賣，好歹還能夠吃得飽飯，也還能夠把你送到學校裏去唸書啊！虧得主顧總沒有跑掉……可是，從前買一磅牛油的客人，現在却只買半磅的人造牛油了。這麼一來，房租怎麼出得起呢？……兩個月欠下的房錢，今天晚上要是不給他，明天就得搬家的啊……(哭)

英琪

(就心地) 媽！五十馬克夠不夠？

羅夫（含着淚）因為是兩個月的，所以……一百二十馬克，要是連這數目也籌不出來，可真的要搬家滾蛋了……

（在二人不知不覺中，醫生海爾巴哈走進屋子裏來，聽見了最後的對話。）

海爾巴哈（向英琪）對不起！我並不是故意地……

英琪 沒有什麼！

海爾巴哈（向英琪）這是你母親嗎？（向她行禮）

羅夫（對着他）先生，我們是安分守己的小商人，從來沒有跟人家借過一次錢的，至於不好的事，也是一點兒沒有做過的呢！就是欠房租吧，也只是這兩個月吧了……

海爾巴哈 哦，是房租的事情嗎？

羅夫 就因為是老老實實的原故，總算還可以把生意做下去，不，也真地做下去了……

海爾巴哈 那樣可漸漸兒地不成了吧！因為百貨店，大公司都是有減價的原故。（對着英琪）這不是一百二十馬克所可以解決的問題呢！

英琪 那自然啦！

海爾巴哈 不過你得好好地向你母親解釋啊！

英琪 那倒是的，不過這是明天早上就要給攆出來的事。（打算要走去）

海爾巴哈 （止住英琪）請你等一下，你不是帶着五十馬克嗎？對不起，我給

你湊上七十馬克吧……請別客氣，當然啦！因為這不過是一時的通融呢。（盯住英琪的臉）同胞的互相扶助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向浮羅·羅芙）

這樣就解決了。

羅芙 （握他的手）那末，先生，真是……

海爾巴哈 令媛到兩點鐘一定會把所要的錢送了過去……不，不要這樣，你這樣的道謝，我是不敢當的……工作時間已經到了，那末，失陪了。

院長是一點不客氣的，又加上要施行手術……

羅芙（感激他）先生這樣的好心，我是絕對忘記不了的。這麼說，叫我女兒進

學校念書，倒是我的運氣呢，那末，先生，我要告辭了。

英琪（像是要把母親推了出去似地）那末，下午吧，媽！

海爾巴哈 羅芙太太！

羅芙 轉了回來）什麼？先生！

海爾巴哈 有點兒事要請問你，（小聲）真的，那些什麼大公司總是欺負小商人的。因為小商人幹不來大減價這些事，於是漸漸地，客人就給他們搶走了。結果連房租都繳不起。可是我問你，你知道那些大公司的老闆，到底是誰呢？

羅芙（壓抑着憤怒）不是那些大人物……

海爾巴哈 「大人物」！不盡是的吧，那些大公司的老闆，還有他放債的同

夥們，把小商人送給承達吏的銀行的董事，總而言之，就是「強奪資本」。但是，羅芙太太！像台意支，維爾特海姆，卡爾修特這些大公司的老闆究竟是誰呢？

羅芙（覺悟了似地）猶太人！猶太人！

海爾巴哈（輕輕地拍牠的肩，一面嚴肅地）明白了吧！這些事情是必需要從根本上想起的！

羅芙（充滿了感激，又一度握他的手。英琪伴着母親下）

（運送車上載着準備行手術的病人，海特維琪看護婦同其掌管護生將她從台左運到台右。

海爾巴哈將手消毒後，脫去白的罩衫，去了袖套，再穿上塗了蠟的圍裙。英琪從台左登場。

英琪 真是謝謝你。

海爾巴哈 不，……你可不是參加我們黨的婦人部的？（稍帶非難）關於中間層

的貧困化和我們黨的目的，你不能好好地向你母親說明嗎？

英琪 因為醫院裏的工作太忙了，所以：

海爾巴哈（站在她的面前）現在要把這一次決定我們一切的選舉鬥爭放在最前

線，說到工作，除了這，是一件也沒有的。

（看護婦登場）

英琪 今天的工作分配是怎麼的？

看護婦 先生方面是鼠蹊脫腸，盲腸炎一名，肩膿腫一名；院長方面是膽囊

炎一名。

英琪（一面將手消毒）不知道像膽囊那樣的大症候，可能派到我們做？

海爾巴哈 馬漢姆做院長的時候，是絕對不行的，他決不能派給另外的人。

（醫生西爾修自台左登場，邊走邊急急地脫單衫，讓一同進來的其蒙替他穿上塗蠟的圍裙。）

西爾修（匆忙地，向兩同事）早……「老頭兒」已經來了。今天可真了不得，脫腸二名，盲腸炎，肩膿腫，此外還有「老頭兒」擔任的膽囊那大症候。工作究竟是怎樣分配的？

海爾巴哈 弱小民族照例是不要緊的東西。

西爾修 無論怎麼說，要是先遇到「膽囊」，是沒有那一個做得過「老頭兒」的。先生的忍勁兒也真是可驚。嘿！好幾個鐘頭全站在手術台的旁邊，真不是容易的事。可不是麼？先生打仗時腿受了傷，一隻腿是那樣子呢！

英琪 是征馬上跌下來的嗎？

西爾修 手榴彈的碎片把大腿炸壞了。

英琪 真的嗎？

西爾修 那還用着問？

英琪 唔！就是糧台上，也許會有炸彈掉下去的。

看護婦（捧着臉）不是在糧台上，那時候，先生雖然是二等軍醫，可是火藥的

味兒倒比麻醉劑的味兒聞得多呢。整整四年，他都在前線的部隊裏。

在一千九百十六年的松姆之戰役，他得了一個一等的鐵十字勳章。

英琪 軍事教育，我實在不敢承受。

看護婦 這話怎麼說？

西爾修（一面將手消毒）喂！羅芙小姐，像「老頭兒」那樣多血質的熱血漢，

不顧生死的斯巴達人，你想在糧台裏，他會安安靜靜地坐着嗎？四年

前，我們從「老頭兒」的腿裏取那剩下的子彈碎片時，不到兩個禮拜

，他就又在手術室裏出現了！……先生的義務觀念真是跟鐵一樣，真

是道地的普魯士人！

英琪 怕是別的什麼人種吧！

西爾修（正言厲色地）你怎麼這樣說？

萊琪 唔，沒有什麼，我所說的話用不着你來關心吧！

（奴衣哀斯·普拉特報的編輯主任該爾那·采德爾博士蓋着白布，乘着運送車給人推送了進來。卡爾真也一同走了進來。采德爾是個微肥的男人，腮臉上還殘留着學生時代的紀念，決鬥的傷痕。）

采德爾（設笑地）大家都祈禱武運吧！向着死敬禮！Mortuariae Salutant!）去死的人，給諸位致敬禮了！劍磨好了吧！——可是，諸位，請別忘了病是在右邊呢！膽囊是右邊，心臟是左邊啊！

卡爾真 那倒不用擔心，馬漢姆先生解剖膽囊，怕也有三千次了。

看護婦 解剖膽囊，這是第二千八百一十七次。

采德爾 要不是馬漢姆，要不是我的老朋友馬漢姆，我是不給任何人施行手術的。那怕是大英帝國皇家（King of England and The British Empire）

的御醫，也請免了吧，可是馬漢姆却是例外呢！……你們看過他削鉛筆的樣子嗎？真是數學的正確！他在二年級的時候，校長總是要他削鉛筆的。真是生來的外科醫生。不，這並不是可笑的事情，要是沒有精神的訓練，就連手指也不能正確地動作呢！馬漢姆上課一分鐘也沒有遲到過。我還記得他一天也沒有缺席過呢！

卡爾真 跟在這兒也是一樣啊！

采德爾 正好像鐘表一樣，他是百分之百信賴得過的……可是，諸位！（小聲）像現在，一看到麻醉劑，一看到這麼多的白的手術衣，總有點兒什麼，那個……

卡爾真 羅芙小姐，盲腸炎同輸血，請你做我的助手吧！

英琪 好的！

卡爾真 Doctor 西爾修請擔任脫腸， Doctor 海爾巴哈請做馬漢姆先生的助

手。

海爾巴哈 請給我派到你這邊來吧！……

英琪 啊！請忍耐一點做下去吧！

西爾修 （責問地）那是怎末一回事？

采德爾 可是，諸位！我的身體只爲了這麼一點病。常着這非常時代……不論怎麼說，是選舉之前，所以報紙是非常需要我的……實在是暴風雨的非常時代啊……

西爾修 （感動地）真是非常時代！

采德爾 硬鐵的時代！在這種時代活着，而能堅強地保持着自己的主張，豈不是大丈夫的懷抱？

英琪 主張確是幾年來德國人所抱着的，可是所謂主張，只是個人的德模克拉西的事，蕪雜的意志吧了。我們國民現在所需要的是統一的意志，

一個領導者！

采德爾 難道說，我們沒有領導者嗎？執行全國人民意志的，我們偉大的老領導者呢？

英琪 你是說你們的奧登堡是什麼的嗎？

西爾修 就是他，才是我們戰場上的領導者哪！

海爾巴哈 西爾修！你是在戰場底什麼地方待過呢？

英琪 他不是在輜重隊裏待過嗎？

西爾修 （從冥想中覺醒來似地） 嗯！正是「輜重隊」，在我們的馬匹補充廠裏炸彈掉下來好幾十次，有一次好像英國軍隊長距離砲的石炭箱那玩意，在廠裏爆發了……大地發出崩裂的聲音，同時死了十五匹馬。六名兵士。受傷的差不多也倒了有十幾個人的樣子。

采德爾 真慘啊！